

村名小考

两河环抱，千年古村下北师

武青山

近日，《运城市市级地名保护名录》公布，夏县下北师村入选千年古村落。

中条山脉蜿蜒数百里，寺儿河与洞崖河于山麓而出一路向西，二水一南一北绕村，环抱处有一座沉睡于时光深处的千年古村——下北师。

这里有汉代屯兵留下的悠远余响，有老塔古槐雕琢的沧桑年轮，更有藏在方言里、融在习俗中、刻在骨血里的乡土深情。

塔庙留痕 传奇里的乡愁与温度

出夏县县城向北五里，寺儿河、洞崖河自中条山深处款款而来，碧水环拱、清流相拥，在这片清秀之地，静卧着一座仅有600余人的村落——下北师村。村子不大，历史却很长，可说是这片土地上一位阅尽沧桑的老者。

漫步村中街巷，新容依旧存古风。村东头，老榆树与侧柏枝繁叶茂、浓荫掩映，一座镇风塔默然伫立。塔为六边形实心锥体，青石筑基，青砖错缝而砌，高两丈余，自下而上缓缓收窄，挺拔而端庄。塔身素面无施雕饰，尽显古朴厚重；塔顶为楼阁样式，简约之间，自有一身风骨。这座砖塔历经百余风雨侵蚀，塔基坍塌、塔身倾斜，十余年前修缮，依旧守望村里的烟火安宁。

于村中老辈人处得知，砖塔东北数丈之外，曾有一座泰山庙，当年规制宏大，是县城以北数一数二的大庙宇。传说乡民迎请神像途经此地，竟半步不得挪动，便于此立庙供奉。村东中条伟岸，两水左右润泽。乡人心仪这方水土，落像于此，扼守村西一域，护佑平安。这段带着传奇色彩的往事，至今仍在村里口口相传，温暖着一代又一代人。

泰山庙亦曾作为村里的祠堂，乡邻守望相助，器物共用。家贫者可暂居，遇难者相扶，藏着最朴素、最温暖的乡土人情。70多年前遭日军焚毁，殿堂倾颓，

遗物无存，只余断砖残瓦，静静诉说往昔，每每念及，令人惋惜。

历史回响 千年村落的沧桑印记

下北师与上北师、南师等村傍河而居，三村呈三角之势隔河相望，依水而生，世代相守。乾隆《夏县志》记载：旧时邑下设乡，乡下分里。北师、南师与爨村同属师羊里，归孝妇乡管辖。孝妇乡之名，为纪念唐代烈女而设，文脉绵长，底蕴深厚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村子属城关镇，2000年划归瑶峰镇，行政区划几经更迭，古村的根脉却始终牢牢扎在这片土地上，从未断过。

夏县，汉时属古安邑之地，北魏太武帝神麴元年，分安邑东部置夏县城，因夏禹旧都而得名，距禹王城仅一十五里。上溯至汉高帝三年（公元前204年），韩信伐魏，攻破魏都禹王城。民间世代相传，大军曾在此屯兵驻营。村落三角布局，互为犄角，暗合古代兵阵之法。北师、南师乃至附近爨村等地名，皆与韩信伐魏历史息息相关，其历史比夏县置县还早，至今已逾两千载。

小村自汉代肇始，在王朝更迭与风雨沧桑中，沉淀下浓浓的、挥之不去的乡土记忆。

早年，下北师与上北师相距不足一里。1958年，洪水泛滥，村庄突遭水患，村民便择村西不远的官道旁平坦处重建家园，至20世纪80年代整体搬迁完成，古塔也因村庄的迁徙改变了方位，古村也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。

如今村内完整古建不多，昔日雕梁画栋的戏台早已无迹可寻，尚有土墙灰瓦的老大队部，与那座镇风塔一道，默默见证着日出日落、烟火寻常，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心里，最柔软、最难忘的乡愁。

热血村风 家国情怀的传承赓续

家国情怀，早已深深烙铸在



▲镇风塔

下北师人的血脉里。

抗战时期，县城被敌占据，日寇铁蹄践踏国土。我军民依托河堤，与敌寇展开多次激战。曾有一役，于泰山庙内击毙日军指挥官，缴获的指挥刀一度由村民留存，后被锻造成锄头以耕耘土地。解放战争时期，村民踊跃参军支前，弃家南下，为家国大义舍身无悔。仅百余口人的小村，就有10余人投身革命，其中两位青年的名字，镌刻于夏县革命烈士陵园纪念碑上，永受后人瞻仰与缅怀。

20世纪7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，乡亲们全力支援建设，军民携手同心，筑起3千米石堤，根治河患，守护厂区与良田。修铁路、开凿祁家河团结渠、筑白沙河水库、铺公路、办学校……祖国建设的每一片热土上，都留下了下北师人艰苦奋斗、默默奉献的身影。

村里人生性乐观开朗，能歌善戏。人民公社时期，自编自演

的蒲剧、眉户、民间小调，歌颂社会主义新风貌，唱红了十里八乡，锦旗牌匾挂满大队广播室。村中还流传着一套独有的锣鼓谱，鼓点灵动、节奏别致，堪称乡土里的“孤谱绝响”，是独属于下北师、不可复制的文化印记。

水土生香 乡韵风物与时代新章

因两河环抱，得天独厚，造就了这里松软肥沃的沙质土壤，昼夜温差大，适宜瓜果生长。这里的西瓜、花生、红薯口感绝佳，棉花成熟亦早于周边村落。当年村里的西瓜地，是周边村子艳羡的盛景；小香瓜、番瓜的清甜滋味，更是深深刻进我们的心底，成为最难忘的儿时味道。村外河堤上，槐林遮阳，每至暮春四月，槐花如雪飘落，甜香味弥漫屋舍院落，描摹出一幅最动人、最治愈的田园画卷。

从昔日治水开荒、向地求粮，到如今庭院整洁、花香四溢。

平坦的柏油路穿街走巷，古朴砖塔与崭新屋舍相映成趣，古韵与新貌相融相生。而村里人依旧淳朴善良、能歌善舞，在二桥美食广场、禹王青台等民俗舞台上，总能看见她们灵动婀娜的身影，成为夏县一道亮眼又温暖的风景。

村里还有一桩有趣的方言轶事：下北师与隔洞崖河而居的郭道村，相距不过数十米，来往亲密，外乡人来到这里，常常分不清村界在哪里。可两村人的口音，却有着天壤之别。

我们平常说的“米、面、瓶子”，到了郭道村人口中，就成了“li、lian、tingting”，泰山庙也念作“泰山liao”。这种口音，从郭道往北一直延伸到与闻喜县接壤一带，是夏县特有的县北语言特色，如今已被文字记录在册。而下北师村口音，却与老城关一脉相承，发音规整、字正腔圆。究其缘由，不过是2000年以前，郭道与下北师分属不同的乡镇管辖。由此可见，即便两村鸡犬相闻、往来频繁，只因分属不同的治理与经济中心，日久天长，语言、习俗便慢慢生出了差异。

一句乡音，就是一道无形的牵挂。它隐在日常的话语里，不声不响地影印这片土地上最真实的烟火与过往。

这也不由人由衷感慨：政权统一、治理一体，才是一方地域、乃至一个国家稳定发展的根本基石。当年韩信伐魏、定一统之势，正是顺应了这样的时代大潮与民心所向。

两河依旧流淌，古塔静静守望。

下北师，这座被中条山环抱的千年古村，飘荡着历史的悠远回响，留存着乡愁最真的模样。华夏文明的根脉在此默默流淌，在悠悠岁月里，续写着跌宕不息的烟火与希望。

若你也想来寻一段乡愁，从夏县城向北出发，沿夏后路往闻喜方向而行，遇见一座串串红灯映暖的村庄，那便是下北师。

文化短笛

我市三作家

2025年度中国散文年会获佳绩

运城晚报讯 日前，我市三位作家在“2025年度中国散文年会”上获得佳绩，分别是许栋凭借散文《我的身体里，住着一河》荣获一等奖，吴晓征的《布谷声里的麦香流年》获二等奖，王秀梅的《走笔龙门》获三等奖。

许栋的获奖作品《我的身体里，住着一河》原载于《散文诗》2025年第八期，作品以故乡黄河为情感与叙事主线，从黄河鲤鱼跃龙门的经典意象落笔，回溯古人开凿龙门天梯的壮阔历史，又生动描摹新时代奋斗者的昂扬风貌。吴晓征的《布谷声里的麦香流年》以细腻的笔

触捕捉布谷声与麦香交织的乡村记忆，将岁月流转中的乡土情怀与人生感悟娓娓道来，字里行间满是质朴的温情与深刻的思考。王秀梅的《走笔龙门》以灵动的文字游走于龙门的山水人文之间，将自然景致、历史典故与个人感悟巧妙融合，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兼具雄奇与灵秀的龙门画卷。

据悉，“2025年度中国散文年会”颁奖活动由《海外文摘》杂志社、《散文选刊·下半月》杂志社共同举办，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位作家齐聚一堂，共同见证这一年度散文盛事。（史甜甜）

河东记忆

张全义

虞乡文庙，古称先师庙，坐落于古虞城北侧，依中条而望平川，是河东大地文脉绵延的千年坐标。其肇始可溯至唐高祖武德二年，朝廷下诏于国子学立周公、孔子庙，四时致祭，虞乡文庙依制始建，至今已逾一千四百六十四年，文脉悠长，底蕴深厚。

西汉高祖十二年，刘邦平定淮南还师过鲁，以太牢祭祀孔子，开帝王祀圣之先河；东汉明帝永平二年，诏令郡县学校皆祀周公、孔子，祀圣礼制遍行天下。虞乡地处尧舜故地，德孝文化源远流长，文庙自初建便承载着独特的祭祀规制，与寻常文庙截然不同：首祭先帝德孝平世之圣举，彰显虞地根脉；二祀儒圣先师育人立贤之师表，传承儒学正道；再祭文

虞乡文庙变迁记

豪伟人积书兴国之育才，彰显文教担当。这般三重祭祀格局，奠定了虞乡文庙远超寻常州县的等级与地位。

清乾隆十五年，虞邑县令顾月化重修文庙崇圣祠，立碑铭记“崇圣名祠，虞邑古有”，印证其千年传承。碑文更载：“中国之名始于尧舜禹，中条五老授其河图九书而治于天下，初竖疆都，依中条而立其国，谓之中国”，将文庙文脉与华夏起源紧密相连，坐实虞乡为古中国源头之地的历史底蕴。彼时文庙规模宏敞，周墙环绕，照壁掩映，学舍、祠宇齐备，是虞邑教化核心、礼乐重地，气象庄严。

岁月流转，文庙地貌随时代更迭屡经变迁。民国初年，社会革新，旧学渐废，据《虞乡县新志》图版记载，1920年前后，文庙原

址已改建为国民学校与女子高校，古建格局被校舍替代，祭祀功能弱化，文教用途延续，从肃穆祠庙转为新式学堂。

时至今日，文庙旧址已建成交住宅区，高楼林立，街巷纵横，昔日千年胜迹融入现代人居版图。历经千年风雨、数次更迭，文庙古建留存两座殿堂，静静伫立在烟火人间。

从唐代立庙祀圣，到清代重修鼎盛；从民国办学兴教，到当代融入新城，虞乡文庙的变迁，是一部浓缩的地方史。它见证了古虞大地的德孝传承、儒学兴盛。

本版责编 韩立
美编 荆星子 校对 刘亚
E-mail: ycwbbwh@126.com